

豪情只为伊人



车51B-3

24572
SSA



豪情只为伊人

宋思樵 著

海南出版社

琼新登字(03)号

爱不释手系列丛书

豪情只为伊人 宋思樵 著

*

责任编辑:何 为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.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80 印张

字数:160 千字 印数:8000 册

ISBN7-80617-086-1/I·36

定价:79.80 元 (每册:7.98 元)

前 言

他，几乎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在女孩面前，他尤其显得手足无措。

然而他的心却充盈着人间至纯的真情：他给被男友残酷抛弃的女作家送去了纯真的安慰，他给因偷窃被捕入狱的女犯人献上了无私的关照……

他为两个女人悲惨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更为他们未来的幸福倾洒着全部的身心：他甚至为了惩罚那个该死的负心汉而被暴打得遍体鳞伤……

他真诚的爱得到了同样真诚的爱的回报，两个女人都在默默地为他的幸福祈祷，也为自己将临的幸福祈祷着。颤栗着。

他在这悲哀而纯真的故事里变得越来越成熟了，原来唯唯诺诺，毫无主见的男孩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、浓郁男人味的男子汉。他成了越来越迷人的男人啦。

可不幸同时降临了：他和他的父亲闹翻了！一个声誉四播的家门大户，怎能容忍它宠爱的公子与一个三十多岁的风骚女人亲蜜，甚至与一个凶悍顽劣、连偷带窃的坏女孩暗恋？！他的父亲愤怒地把他赶出了家门……

可他却继续顽冥不化地与大狱中的坏女孩倾诉着心曲，双方陷入更深更粘的爱的泥淖。

毕竟血浓于水。父亲在饱尝失去爱子的痛苦后，终于彻

底悔悟了，父子俩终于又紧紧抱在了一起，滚烫的泪水顺颊而下。

与此同时，两个女人也各各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。不用说，狱中坏女孩的郎君自然是迅速成长在悲欢离合中的他……

目 录

- 第一章 温柔是美，凶悍也是美 (1)
- 第二章 失去平衡的爱..... (51)
- 第三章 残酷的殴打之后 (103)
- 第四章 迅速成熟的爱情果 (156)
- 第五章 玫瑰花香朵朵红 (203)

第一章 温柔是美，凶悍也是美

“这个暑假我一定干点事让父亲瞧瞧，看他还说不说我是个毫无自立能力、毫无主见的傻青年！”

李约热站在他的房间里，想起前些日子父亲温和地训斥他的话，不禁气鼓鼓地说。

这是暑假的第一天清晨。明丽的朝阳把万条光线洒进约热的玻璃窗上，预示着晴朗美妙的新一天的到来。

小约热满脑子“我一定要迅速找个临时工作干！”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，背着手，俨然是一个成年人的模样。

“但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呢？”想到这里，约热不禁有点烦躁，便顺手抓起扔在沙发上的一张晚报。谁知他目光刚和这张有点皱的报纸一接触，便立即被一则招聘广告吸引过了。约热不禁一阵狂喜，激动地急急读了下去：

“招聘广告：

今临时急聘私人抄字员一名，报酬面议，有意者请与明光大厦D栋四楼8号房伏露联系。电话：0582 2013469

1995年7月5号”

刚读完，约热便将报纸一扔，一拍大腿跳了起来：

“哈哈，这下有了！抄字员，太容易了！棒极了。”

他当机立断，决定立即前去应聘。他对着墙上挂的镜子匆匆梳理了一下稍嫌蓬乱的一头秀发，便三步两步跳出家门，坐上了一辆面的的大声地对司机喊：

“快，明光大厦！”

出租车沿着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飞速行驶，不出一刻钟便到了目的地。

约热匆匆付了车钱，便立即向面前高耸的建筑群走去。心想：

“没想到明光大厦有这么多幢楼！D 栋在哪里呢？”

正在困惑着，一位提着鸟笼子的老大爷悠闲地走了过来。约热赶紧走上前去，很有礼貌地问：

“老大爷，请问 D 栋楼在哪里？”

老大爷停下脚步，后转个身，右手向前方一指：

“喏，那幢崭新的七层楼便是。”

约热谢了，兴冲冲向那幢楼走去。

当他确定自己确实已经站在 408 房门前时约热鼓足勇气举手敲了三下门，同时额角似乎已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可怜的老实人！这次普通的应聘却好象上巨大的战场一样，竟搞得他很紧张。

门开了，露出一个年轻女人的面影。约热立即为她的美丽惊呆了。

高挑的身材划出优美迷人的弧线，那高耸的乳峰，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臀部则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部分；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明澈清秀的眸子，为这张美丽的鹅卵形脸蛋平添了无限风韵；白葱般光滑修直的鼻梁挂在两个细嫩圆活的腮帮中，下面则横着一张略抹口红的娇小而俊丽的嘴……各部分又是那么合谐、巧妙的搭配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幅妙手天成的绝美图画！

年轻女人看到约热站在门外痴痴地盯着自己，一幅憨实可爱的样子，不禁微微一笑，接着礼貌地问道：

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伏露小姐……我是来应聘的。”约热看到那张美丽的唇动了一下，听到了这句温和清脆的问话，方才如梦初醒，慌乱地答道。想到自己刚才的失态，双颊“通”地一下红了，象个熟透的苹果，并且这浓浓的红晕一直荡漾到脖根。

“我就是，你请进。”伏露礼貌地说，声音依然是那么清甜诱人。她心里则在为面前的这个狼狈不堪，憨态可掬的年轻人窃笑着。

约热低着头跟在女人后边进了房间，脸上仍火辣辣地发烫。

“您请坐。”

约热慌乱地在一张浅蓝色豪华沙发上坐下。确切地说，他只是将自己的半边屁股勉强地搭在沙发的外沿上。

“你是来应聘的？”坐下后，伏露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是第一个应聘者，欢迎你。请问你贵姓？”

“免贵姓李，我叫李约热。”慌乱中竟还能答出这样的客气话，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。

“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正在上大学，四年级了。”

“很好。如果你乐意，我就聘用你了。我的左手受了一点伤，而我恰好是用左手写字的，所以请你帮忙，我说你写。”

“就是写字吧？”问得真有点傻。

“是的。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一点，下午两点到五点。月薪三千元。你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，我——同意。”

“好，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吧。”

“我会准时来的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出了电梯间，李约热乐得两条腿差不多是跳着走；两个月是六千块，六千块足够开学的学费了。前几天爸爸的话太刺激人，二十二岁的男孩那受得了那番话，这下好了，自尊心和面子全捡回来了。李约热决定暂瞒着父亲，到时叫他吓一跳。他愈想愈得意，摸摸口袋，决定请自己喝一杯啤酒，外加冰淇淋一客，头一昂，往常去的那家咖啡屋走去。

“啤酒一杯，再来一客巧克力圣代。”

往设计漂亮的椅子上坐，李约热心底那股兴奋，依然浓浓的，浓得想做什么才过瘾。

突然，转一个意念，学抽烟吧！大学四年级的男孩子，可以有一千个理由，理所当然的去学抽烟了。班上还真难找到几个不会抽烟的呢。抽吧！二十二岁的大四学生了，没什么好犹豫的。

想着，李约热毫不犹豫的朝柜台走去。

装着老练的把钱往柜台一丢，李约热接过生命中的第一包烟。

走向原来的坐位，李约热愣了；一个头发长长乱乱，还给人点脏兮兮的感觉的女孩，翘个腿坐在那儿。拿着烟，一时，李约热不晓得该走开还是请那个女孩起来。

头一仰，詹小川皱了皱眉，不高兴的瞪了李约热一眼。

“站这干嘛？”

“对不起，这个位子是我的。”

“你的？”詹小川子一皱：“桌上什么东西都没放，谁晓得是不是你的！”

“服务生可以证明，我就是坐在这叫了啤酒和巧克力圣代的，刚刚我过去柜台买烟，不信等服务生送东西过来的时候你可以问他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

手一扬，詹小川不耐烦的再瞪了李约热一眼。

“你高兴就坐下吧！”

左右看看，也确实找不到空位了，李约热心里有点火，但又带着几分畏惧的在女孩的对面坐了下来。

刚坐下，啤酒和巧克力圣代就送来了。李约热掏出钱，心里直骂服务生为什么东西送得那么慢，否则也不会碰到这个凶女孩，而且还倒霉的面对着面。

“同样的东西给我一份！”

指了指李约热的啤酒和巧克力圣代，詹小川还是用那种不耐烦的口气对服务生说。

李约热边生硬的点着烟，心里边奇怪，怎么天下有说话这么凶的女孩子？

一口啤酒，一口圣代，再一口烟，李约热呛得脸都红了。

詹小川的啤酒和巧克力送来了，掏遍牛仔裤前后四个口袋，付完帐只剩一块钱零票，往服务生帐盘一丢，算是小费。

“喂，借支烟抽吧！”

呛红了脸，李约热有点窘的把头抬起。

“你在跟我说话？”

“我说借支烟抽吧！”

“哦，好。”

像被命令似的，李约热也没多想，马上把整包烟递过去。抽出一支烟，詹小川老练的在桌面上弹弹。

“火柴。”

“哦，火柴。”

慌乱的把火柴送过去，李约热略为惊呆的望着凶女孩老练的点上火，老练的吸入，老练的喷出。

抽了两口，詹小川才想起该道个谢。

“谢了。”扬扬指上的烟，詹小川语气稍稍和善了些：“他妈的！刚刚付完帐，就剩一块钱，早晓得不吃什么鬼圣代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可以抽这些烟。”

“你大概是第一次抽吧？”

李约热想否认，但还是窘窘的点了点头。

“被你猜对了。”

“还用猜呀，白痴都看得出来。”

詹小川毫不客气，抽完第一根，紧接着点第二根。

“吃饱没事学抽烟干什么？”

这女孩怎么那么滑稽，二十二岁的男孩想学抽烟，怎么说是吃饱没事干？李约热很不高兴的喝了口啤酒。

詹小川见李约热没回答，又继续说：

“不过，男孩子抽抽烟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

一引颈，詹小川就把整杯啤酒灌进喉管了，看得一口圣代、一口啤酒的李约热目瞪口呆。

“看什么？把你吓傻啦？”

“你很能喝酒。”

“啤酒那能算酒，只是比较苦的白开水罢了。”

“我觉得已经能喝醉人了。”

“那要看是什么人，像你这种一口圣代，一口啤酒，不要说一瓶，一杯就醉得乱七八糟了，拿我来说，就是把我丢进啤酒缸泡上一夜也醉不了。”

“你怎么会有这种酒量？”

“我怎么晓得？天生的吧。”

“你烟抽得厉不厉害？”

“一天两包。”

“一天两包？”

李约热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太相信的望着詹小川那张比自己还年轻的脸。

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”

“烟抽太多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。”

“管它的！大不了翘蛋。”

“好奇怪，我今天碰到两个女人，都会抽烟。”

“我是其中之一？”

“嗯，另外是我去应征工作的一个女人。”

“你去应征什么工作？”

“说起来也很滑稽，我去帮一个人写字。”

“帮一个人写字？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工作？”

“那个人是用左手写字的，上个礼拜撞车手碰伤了，医生说至少两个月不能写字，所以——她念我写。”

“你写她念，她是干什么的？是作家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她没告诉我，我也没问。”

“我猜一定是作家，你猜会不会是？”

“我不敢确定。”

“打个赌好不好？”

“打赌？打什么赌？”

“啤酒半打，嗯，再加牛排一客，怎么样？敢不敢？”

“敢，不过——啤酒半打，如果我赢了，我没办法把它喝完。”

“我替你喝。”

“好!”

詹小川小拇指伸出来，手肘靠到桌中央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勾完了小拇指再盖指章，李约热的兴致更大了。

“明天下午五点半在这里碰面，你能不能来?”

“反正赢输酒都是我喝的，这种事白痴也不会放弃。”

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詹小川站起来。

“我还有事先走一步，明天五点半准时碰头。”

“我一定准时到。”

刚迈出脚，詹小川看了桌上的烟一眼。

“这包烟我带走，算我借的。”李约热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詹小川已经把烟塞进裤前的口袋，昂头大步走出去，肩上扛了一个脏兮兮的嬉皮袋。

圣代是融化了，端起还剩大半杯的啤酒，也不晓得那来的一股冲动，一口气就见了底，望着空酒杯，李约热被自己吓了一跳，但，眼睛里是一片得意。

从电梯间到四楼，李约热一望表，还差十分才满两点。昨天女主人交待不能迟到，也不要提早，准两点正。手伸到门口的电铃处，李约热又缩了回来。

一会儿望表，也不晓得望了多少次，那漫长的十分钟只缓缓的过去五分钟。

李约热索性在楼梯口上，眼睛对着表上的秒针一圈一圈的绕。

突然，李约热的眼睛从指针的转绕里，接触到一个好尴尬好尴尬的镜间——

门开了；女主人勾着一名年约三十五、六岁的男人脖子，

充满留恋的吻着。

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，起码在李约热的感觉上，不晓得眼睛是睁是闭好，一时，李约热把呼吸停在鼻翼间，动都不敢动。

“呕，我的左手来了。”

伏露发现了李约热，松开勾在梁中岳脖子上的手，帮梁中岳按电梯。

“晚上如果不来，给我电话。”

电梯门开了，伏露用满眼的爱意，柔情地凝望着梁中岳。电梯门都要关上了，伏露还忘我的抛去飞吻。

回转身、伏露像才注意到后面站着李约热，拍了拍额头。

“啊！对不起，都忘了你还站在这里。”

李约热的脸上仍留着一丝丝刚才的尴尬，窘窘的跟在伏露后面进了黄色系统色彩的客厅。

“你好像来早了，是吗？”

搓搓手心，李约热做错事似的点点头。

“到书房来，我们开始工作吧。”

进了书房，李约热简直无法想像，世界上会有人对同一种色彩产生如此浓厚的偏爱。

浅米色的墙，和客厅相同的地毯。一架设计别致而特殊的大书柜，也是黄色系统的咖啡色的音响嵌在墙里，奶油色的高背椅子和一张同色的摇椅，十分精巧，总而言之，这间书房给人的感觉跟客厅是相同的温馨。

“还记得你的工作是在做什么吗？”

“你念我写。”

伏露把一叠稿纸摊开在书桌上，然后在书桌旁的录音机里装上录音带，即刻，书房里扬起了某种气氛，也许是配合

着书橱、书桌和稿纸吧，那气氛是属于一种文学感里升起的性灵。

“我先要让你清楚一下你工作的对象。”伏露点了根烟，坐在摇椅上：“我是写小说的，好多年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找别人代笔，这是个新的尝试，希望你能跟我配合得好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作家？”

喷一口烟，伏露笑笑：

“既然这个职业被称为作家，那么就算是吧。”

李约热心底暗叫了一声输了。

“好了，现在我把写的格式告诉你。”伏露从摇椅里站起来，夹着烟：“很容易，我一说你就明白。”

诸如每段的前面空两格，对白的地方加个引号等，这些简单得任何人都能明了的格式交待结束，伏露退回摇椅，拿了个烟灰缸放在旁边。

“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好，现在我开始念——。”吸进烟，半天喷出来，伏露思想片刻，开始念：“望着浪琴的火车消失，李少帆心境上杂乱极了，情绪隐隐的哀怅，有一股莫名的空荡，扰得整个人很不稳定，长了这么大，第一次这么掌握不住自己，理由是因为一份做了一千个梦都料不到的感情，不偏不倚的打中了自己——”

拧熄烟头，伏露又燃上一根。

“我会不会念的太快了点？”

“不会，我跟得上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继续。”

音乐轻轻的泻，烟雾淡淡的迷漫，伏露一腔浓厚女人味

的声音，很好听的落出，李约热愈写愈能适应，一切顺利地进行着。

时间在一念、一写中滑过去，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一晃结束了。

伏露没有多用李约热一分钟，五点正，伏露从摇椅里站起来。

“好了，今天的工作到这里结束。”

“可是这段才写一半。”李约热没站起来，心里有一份责任感。

“明天我们再接。”伏露翻翻稿纸，十分满意：“你跟我配合得相当好。”

李约热好乐，咧着牙笑了。

“那明天我准时来。”

“如果你来早了，就按铃，别站在门口等。”

出了书房，送李约热到门口时，伏露笑着说。

“明天我一定控制好时间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怀着满足的兴奋，李约热招了辆车，赶去赴昨天那个莫名其妙订下的约会。

一路上，李约热不停的对女主人发生许多好奇，为什么她那么偏爱黄色？这种偏爱在李约热的感觉上像是牢不可破的固执。李约热还发现，女主人对音乐有强烈的需要，昨天一进门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音乐。今天，才进书房，她又有相同的举动。

下了车，李约热一眼就看见昨天那个女孩坐在那儿抽着烟，烟灰缸里堆了不少烟头，像是来了很久。